



册府元龟
卷之七百八十七
至八十九



13
849
257



門 4 3
849
卷 257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德行

德

苞五常之性冠四科之首在醜則為君子立教則為
人師者其唯德也歟故卷懷自守雖幽蒞而靡欺忠
信以行於蠻貊而何問其大也喻神靈之變化其達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八十七

也爲朝野之規矩見之者旣欣而且慕親之者不孤
而有隣若乃就其浮屠射爲仁里讓之高位發於言
歎屈王公而盡禮來州將之致恭其有當叔世遷訛
暴亂橫起處廣澤而自若得衆力之全讓或惡子望
風而引避或小人聞言而改操爭訟繇之取決禮讓
爲之興行豈辭小官自成德化長幼咸服薰灼彌廣
雖復考終長逝義形嗟泣飾終之禮曲盡繇衷至有
身輕鴻毛頤噴其死孟軻所謂以德服人者斯之謂
歟

老子者苦楚縣厲鄉曲里人姓字名耳字伯陽周守

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
言者其人與骨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
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
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滯
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
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
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
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
子其猶龍耶

孔子魯大夫也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恂
溫恭

貌之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焉謹爾便便辭也雖辭而謹敬朝與

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侃侃和樂之貌

顏四字子淵孔子弟子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回為孔子所附之有能使門人日親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

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較較報也言見侵而不報昔者吾友

嘗從事於斯矣友謂顏淵

漢嚴尊字君平蜀人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

業而可以惠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於

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

於忠焉因執道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揚雄少

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

君平德季強為益州牧喜謂揚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及至蜀改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

後漢卓茂南陽宛人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

與茂不同皆愛慕欣欣焉後終於太傅

周黨字伯况太原廣武人勅身脩志州里稱其高行

王莽竊位託疾杜門自後賊暴縱橫殘滅郡縣唯至

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

荀恁太原廣武人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

寇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間

夏恭梁國蒙人王莽末盜賊縱橫攻沒郡縣恭以恩

信爲衆所附擁兵固守獨獲安全光武卽位召拜郎中遷太山都尉

樊宏南陽湖陽人王莽末與宗家親屬作營塹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殘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子赤眉赤眉長老先聞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難

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居瑯琊勞山養志脩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答太守懷恨而使捕之吏叩頭曰子康大賢天下共

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祇自毀辱太守怒收之繫獄更發他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禦吏被傷流血奔而還

蔡衍汝南項人以禮讓化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

宗慈字孝初南陽安衆人爲脩武令棄官徵拜議郎未致道疾卒南陽郡士皆重其義行

孟嘗會稽上虞人爲合浦太守病自上被徵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隣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陳寔潁川人爲太丘長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

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及嘆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寔卒大將軍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

司馬均字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覘覘不直者終無敢言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爲鄉嗇夫仁化本行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

鄭玄北海高密人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後爲大司農

任旒字子熾博昌人以至行稱黃巾賊起天下飢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聞旒姓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熾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耶遂相帥而去旒是轂聞遠近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爲郡功曹太守徐瑒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爲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衆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孔嵩字仲山爲新野縣阿里長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

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

王扶少脩節行客居瑯琊不其縣所止聚落化其德徐穉豫章南昌人異行矯時俗閭里服其德化有失物者縣以相還道無拾遺太守請署功曹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並不就

蘇純字桓公扶風平陵人性強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乃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爲大人大人長老之稱言尊事之也後官至南陽太守

孫期濟陰成武人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壘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週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

桓曄字文林沛郡人也議郎鸞之子避地會稽浮海客交阯越人化其節至閩里不爭訟仕爲郡功曹王孫瑞每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後官至僕射

劉虞東海鄒人爲幽州刺史以疾歸家時鄉曲有所訴訟不以詣吏自投虞以情理爲之論判皆小大敬從不以爲恨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耳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有耻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因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之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會董卓作亂避地遼東躬秉農器編於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樂東域之人奉之若君

時衰世弊識真者少朋黨之人互相讒謗自避世在東國者多爲人所害烈居之歷年未嘗有患使遼東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商賈之人市不二價曹公累徵不至

龐德公襄陽人諸葛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後携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返

魏徐裔漢末盜賊縱橫敬爾禮行轉相約勅不犯其

問
管寧漢末避地遼東民化其德左右無鬪訟之聲禮

讓核於海表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悌言
及人臣誨以忠貌其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卽之
熙熙然甚柔而温因其事而寧之於善是以漸之者
無不化焉寧之亡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嘆醇
德之所感若此不亦至乎後詔書徵不起而卒
胡昭潁川人轉居陸渾山信行著於鄉黨百姓聞馬
超叛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飢乏漸相劫掠昭嘗遜辭
以解之於是寇難消息衆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
三百里無相侵暴者

蜀向朗爲諸葛亮丞相長史免官歸成都開門接賓
誘納後進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
下及童冠皆敬重焉

楊儀兄慮字威方少有德行爲江南冠冕州郡禮召
諸公辟請皆不能屈年十七天鄉人宗貴號曰德行
楊君爲諸葛亮丞相長史中軍師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居近夷俗羗戎奉之若君冲亦
以禮讓爲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村無凶人毒蟲猛
獸皆不爲害

晉蔡克陳留考城人博涉書記爲邛族所敬性公亮
守正行不合已雖富貴不交也高平劉整恃不縱誕

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克在坐整終席慙不自安克時為處士而見憚如此

東晉陽平元城人為趙王倫記室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為之廢業門生故人立碑墓側華表為太嘗以光祿大夫致仕表性清淡嘗慮天下退理司徒李喬司隸王密等嘗稱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

賀循為元帝軍諮祭酒有清德伏於一時廷尉張闡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至破

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為言及之闡聞而遂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為世所敬服如此

宋張進之永嘉安固人少有志思行義聞於鄉里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之明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歷郡五官主簿

范叔孫吳郡錢塘人少而仁厚固窮濟急鄉里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除竟陵王國中軍將軍不就南齊何伯瑒廬江人與弟幼瑒俱厲節操誨人不倦

鄉里呼為人師郡守下車莫不脩謁梁嚴植之性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又仁慈好陰德雖

在閣室未嘗怠也官至中撫軍記室參軍兼五經博士

陳炭寄會稽餘姚人為建安王諮議以疾加大中大夫及謝病私庭每諸王為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鞭板以几杖侍坐嘗出遊近寺閭里轉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道左或言誓為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

馬樞扶風郿人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少屬亂離每若之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文帝以度支尚書徵不起

後魏呂顯字明東平壽張人性廉直鄉人分爭者皆就而質焉

北齊李元忠趙郡伯人夫也後魏孝明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疋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羊以食之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送奴如其言賊皆拾避終於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隋李士謙趙州平棘人仕魏為廣平王府參軍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隋有天下畢志不仕開皇八年終於家時年六十六趙郡士女聞者

莫不流淚曰我曹不死而今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鄉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丘園條其狀詣尚書省請先生之謚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徐孝肅汲鄆人宗族數千家多以豪侈相尚肅性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齒宗族間每有爭訟皆至肅所平論之爲肅所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後母卒負上成墳廬於墓所四十餘載而卒

張文詡江東人每以德化人鄉黨移風俗閒居而卒年四十而鄉人立碑號張先生焉

柳儉河東解人也少有局量立行清苦爲州里所敬雖至親昵無敢狎侮官至上大將軍

唐張玄素蒲州虞鄉人隋末爲景城縣戶曹竇建德攻陷景城玄素被執將戮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命曰此人清慎殺之乃無天地大王將定天下當深加禮接以招四方如何殺之使善人解體建德遽命釋之

楊綰華州華陰人素以德行者或造之者清談終日未嘗及名利或有客欲以世務干者見綰言必玄遠不敢發辭內愧而退位至中書侍郎平章事

陽城字亢宗隱河東條山下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

相繼於道間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終於道州刺史

甄濟字孟成中山無極人隱居衛縣青巖山環山之入服其操行約不畋漁探訪使表薦為范陽節度掌

書記

德行

夫孔門四科德行為首是知行者人倫之本衆善之源故君子立身行道造次不違乘之以端方守之以淳固仁近之矣乃有能降其志不苟於得必以中慮匪以利回靡息曲木之陰罔取非義之給盛衰一致

死生等節至於千里赴弔於知己皓首罔渝於締交繇是白圭無玷閭室不欺敦厚之風行於鄉里徽音之美播於簡書士之所為良足尚矣

孔子絕四母意

以道為度故不任意

母必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

母固

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

母我

述古而不自作處群而不自異唯是之從故不有其其身

顏回字子淵罔損字子騫冉耕字伯牛冉雍字仲弓孔子皆以為有德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

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但能言應倫理行庶思慮如此而已

後漢淳于恭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嘗勸力耕
田鄉人止之日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為恭
曰縱我不得它人何傷墾耨不輟後至侍中騎都尉
承官嘗出行得虎所殺鹿持歸肉分門下取皮上師
不受官因棄之人問其故官曰既已與人義不可復
取後至侍中祭酒

張湛字子孝右扶風人以篤行純淑鄉里歸德雖居
幽閭自整頓三輔以為儀表為太中大夫

徐穉公府辟皆不就人有死喪負笈赴弔嘗於家豫
炙雞一隻以兩繇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鷄徑到所赴

冢隧外以水漬縣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
置前醢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穉嘗為太尉黃瓊
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
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

魏袁興行足以厲俗言約而理當終於光祿勳

任嘏幼號神童及漢末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魚
貴數倍嘏取直如嘗又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疋後
生口家來贖時價直六十疋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
嘏自取本價八疋共買者慙亦退還取本價

吳陳表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

共親友尚書暨豔亦與表善後豔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表俄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

晉羊祜妻夏侯霸之女及霸之降蜀也姻親多告絕祜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徵拜中書侍郎

劉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憇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後至太嘗

宋阮長之爲散騎侍郎在中書省直夜往隣省誤著履出閣依事自列門下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之曰一生不悔闇空

郭世道察孝廉不就少有學行仁厚之風行於鄉里隣村大小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請其伴以求此錢追還本主伴大笑不答世道以已錢充數送還之錢主驚嘆以半直與世道世道委之而去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採藥爲業以樵藥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又復如此人稍恠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隨其所取多少留錢取樵藥而去

南齊崔慰祖爲始安王刑獄叅軍賣宅四十五萬買

者云寧有戒不答曰誠慙韓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
曰君但賣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是郎同君欺
人豈是我心乎

虞棕爲正員嘗侍卒性敦實與人知識必相存訪親
踈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

徐伯珍徵辟不就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
辛普明兄將葬隣人嘉其義賻助甚多普明初受後
皆反之贈者甚恠普明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來
意今何恠止者餘物以爲家財

周山圖爲黃門郎與人周旋皆白首不異

梁甄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
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
彬得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
事不得舉而失檀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
十餘彬堅然不受因詠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
遺金者耶奉還金

何遠東海鄉人爲東陽太守免歸還輕財好義周人
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遠無戲言嘗語人云卿能
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陳歐陽頴爲廣州刺史征南將軍初交州刺史袁曇

緩密以金五百兩寄顧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爲
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之知也顧尋爲肅勃所破
資財並盡唯所寄金獨在曇緩亦尋卒至是顧並依
信還之時人莫不嘆伏其重然諾如此
殷不佞爲散騎嘗侍兼尚書右丞不佞事寡嫂張氏
甚謹所得祿俸不入私室
後魏崔降宗爲大將軍府長史仁信待物出以至誠
故見重於世也

辛穆字叔宗舉茂不爲雍州別駕初隨父在下邳與
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爲沙門從師遠學

經久不反敬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十疋寄穆與敬武
穆久訪不得經二十餘年始於雒陽見敬武以物還
之封題如故世稱其廉信

趙柔少以德行知名爲河內太守柔嘗在路得人所
遺金珠一貫價值數百緡柔呼主還之後有人遺柔
鐔數百枚與子善明鬻之於市有人從柔買素絹二
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疋善明欲取之柔曰
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搢紳
之流聞而敬服

鹿念嘗詣徐州馬疲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

竊禾四束以飼其馬船行數里念覺問得禾之處從者以告念大忿卽停船上岸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反後至梁州刺史

趙琰天水人皇興中京師儉婢簡粟糶之琰遇見切責勅留輕批嘗送子應冀州聘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里而琰知之令送於本處又遇路傍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殺卒辭而不食遣人買糶亦得利六百卽令送還亦主亦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後至淮南王府長史

後周寇雋性廉恕不以財利爲心家人曾賣物與人

而剩得絹五疋雋於後知之乃曰惡木之陰不可暫息盜泉之水無容誤飲得財失行吾所不取也遂訪主還之其雅志如此後至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隋張處威爲謁者大夫攝江都贊治嘗在途見一遺囊恐其主永失因令左右負之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

趙軌開皇初爲齊州別駕其東鄰有桑堪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誠其諸子曰吾非此求名意者非幾杼之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誠爲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

明訪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
唐于邵為太子賓客性孝悌內行脩潔老而彌篤
武儒衡字庭頊才度俊偉氣直貌莊言不妄發與人
交友終始不渝

班肅長慶元年自前坊州刺史為司封員外郎時宰
臣上言曰將欲清風俗必在厚人倫竊見皇甫專權
位盛時班行之中多所親附及得罪後議論立變憎
嫉如讎俗之衰薄一至於此唯班肅以曾為郎官判
慶支案始終如一獨送出境周行之間多美其事今
部秩已罷望授一省官以表其行故有是拜

後唐趙光逢為司空平章事以疾辭授司徒致仕嘗
有女冠寄黃金一鎰於其室家併屬離亂女冠委化
於他土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於河南尹張全義請
付諸官觀其舊封尚在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八十七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三十八

智 智識

智

五恒之性智居其一小則挈瓶是守大則萬物可用
彰獨見於未萌為天下之達德喻於水也動而可樂
比諸符也公必是契焉有計慮沉敏立脫身禍機變

互設終求藝勝亦有絳解人難辨明物性知凶咎之
至發姦詐之端準若著龜通乎芟芴苟以恬而相養
防其蔽而弗蕩咸可尚也已

管仲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皆
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
役人曰我為汝歌汝為我和其所唱適宜徒役人不
倦而取道甚遠

孫臏至齊田忌客待之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
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
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

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
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駟三
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
孫子於威王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
人號曰智囊

漢陳平事項王懼誅而平身間行仗劍亡渡河船人
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因
之欲殺平心恐迺解衣羸而佐刺船自露其形示無所懷挾船
人知其無有迺止平遂至修武降漢

龍錯為太子家令

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

以其辯得幸太子

太子家號曰知囊

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筭若囊之盛物也

魯康王莽時為羲和有權數號曰智囊

康設六筭之法以窮工商

故曰權數

後漢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公孫述時武擔石折文

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寧會聚子孫設

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為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魏賈詡武威姑臧人察孝廉為郎疾病去官西還至

汧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

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紀明昔久

為還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

而送之其餘悉死詡實非賈甥權以濟事咸此類也

桓範為大司農出赴曹爽蔣濟言於晉宣帝曰智囊

往矣

晉習鑿齒為桓溫府從事溫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

者問國家祚運修短答云世紀方永溫不悅乃止異

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

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繇致其骸骨緣

君仁厚乞為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

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

死君嘗聞干支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宋戴顓有高名居於吳先是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父達時善其事顓亦叅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棺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冶乃迎顓看之顓曰非面瘦乃腮臂肥耳既銷臧臂腮瘦患卽除無不歎服

陳蔡徵爲尚書大建中麥鐵杖結聚爲群盜廣州刺史歐陽頎俘之以獻沒爲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火光劫盜旦還及牙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嘗在不之信也後數告變徵曰此可驗耳於伏下特購一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齋勅而往明旦及奏事宣帝曰信然爲盜明矣

後魏李惠爲雍州刺史征南大將軍長安大將惠長於惠察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闕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綱紀斷之竝辭曰此乃上智所測非下愚所知

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
屬曰此留者自計為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
留心群下伏其深察

智識

易曰惟幾者能成天下之務詩曰既明且哲其智識
之謂乎乃有誠明內蘊通敏無滯極表微之至慮兆
未萌之獨見深究得失之理先知言動之贖見義必
為而事以戡濟度德而舉而身無悔吝避泰盛之寵
畫解紛之策定辭發論可以垂於世範臨危決機于
以通乎時變用能洞人倫之情偽著方策之龜鑒非

夫挺周物之淵識稟生民之上智奚以及是哉

重館人

傳無姓名

魯人也僖公三十一年晉文公分曹地

以賂諸侯魯使臧文仲往宿重館

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

重

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其不速行將無及也

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於濟盡曹地也

濟水自滎陽東

過魯之西樂安入海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謂之曰僕聞之有三

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感然易容曰小子不
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丘丈人
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

之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爵高吾志益下吾官大吾心益小吾祿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

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之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之

馮驩齊人既見孟嘗君居暮年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人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傅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

亦作 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
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
賓客故出息錢於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
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
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千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
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
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
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
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
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令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

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
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
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舉邑
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
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卽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
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卽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
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
惡卽以逃亡自捐之若惡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
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
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

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

漢田肯以高祖六年既執楚王韓信肯賀帝曰甚善

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治謂都之也秦中謂關中秦地也秦形勝之

國也得形勢之勝便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縣音懸此本古之縣字耳後人

轉用為州縣字乃更加心以別之非嘗借音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百二得百

也之二二萬人也秦地險固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

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播瓴水

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若偃反夫齊東有瑯邪即墨之饒二縣近海縣財

用之南有秦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

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河東故曰濁河也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

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秦得百二者二萬人當諸侯百

萬人當諸侯百萬人當諸侯百萬人當諸侯百萬人當諸侯百

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弟子莫可使王齊者帝曰善賜

黃金五百斤

田叔為雲中守後數歲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

議臣爰益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帝曰梁有

之乎對曰有之事案在按其文叔曰上無以梁事為

問也言不須更論之也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如其伏

誅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於是帝大

賢之以為魯相

韓安國字長孺為御史大夫時田蚡與竇嬰廷辯蚡

已罷朝出止庫門召安國載韓安國也載怒曰與長

孺共一秃翁何為首鼠兩端秃翁言嬰無官位板授也首鼠一前一却也

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何不自讓遜為可喜之事也喜音許吏反

大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歸印綬於天子也四臣以

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帝必多

君有讓多猶重也不廢君魏其必媿杜門齟舌自殺杜塞也齟

仕客反音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

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帝使御

史簿責嬰簿責以文簿一一責之

疎廣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太子少傅俱

骸骨帝加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廣既歸鄉

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日日設之也請族人故舊賓

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

幾所猶言幾許也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

信者曰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廢且

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宜令意自從丈人所出無泄我言也丈人

嚴莊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也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

曰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哉詩惑也顧自有舊田廬顧思念也

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旣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里宗族共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皆以壽終

後漢馬援初爲隗囂綏德將軍囂甚敬重之與決謀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復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閭相善以爲旣至當握手勸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

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驚旗旄騎驚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國歸囂曰子陽并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

樊憺特進宏之子也明帝時爲長水校尉封燕侯憺弟鮪爲子賞求娶楚王英女敬鄉公主憺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卽爲禍患所

不為也且爾一子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其後楚
事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婚事故其諸子得
不坐

鄭衆字仲師興之子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
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為通義引籍出
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
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諷衆以長者意
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
而奇之亦不彊也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唯衆不
坐於辭位大司農

馮緄父煥安帝時為幽州刺史疾忌姦惡數致其罪
時玄菟太守姚光亦失人和建光元年怨者乃詐作
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
待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緄疑詔文有異止煥
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是凶人妄詐規
肆姦毒願以事白上其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
果詐者所為徵奮抵罪會煥病死獄中帝愍之賜煥
光錢各十萬以子為郎中緄繇是知名
折像廣漢雒人也父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及
國卒像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踈

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爲
坐自單竭乎像曰昔鬪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
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
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摧必疾
也智者聞之咸服焉

徐釋豫章南昌人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
歸葬釋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鷄酒簿祭哭畢
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
聞之疑其釋也及遷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
途容爲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

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

顛什也維繫也喻時將
哀季豈一人可能救邪

孟敏字叔達鉅鹿陽氏人客居太原荷甕墮地不顧
而去郭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甕已破矣視之何益
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

鄭泰字公業河南開封人何進爲大將軍輔政徵用
名士以公業爲尙書侍郎遷侍御史進將誅閹宦欲
召并州牧董卓爲助泰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
無厭若藉之朝政授以大事將恣凶愆必危朝廷明
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

宜假卓以爲資授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又爲陳時務之所憑數事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作亂

魏劉劭廣平人漢末爲計吏詣許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朝士疑會否共諮尚書令荀彧時劭在坐曰梓慎禘龜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番制不爲變異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彧及衆人咸善而從之遂朝會如舊日亦不蝕劭繇此顯名位散騎嘗侍

司馬劭河內温人漢末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

家居野王近山險欲徙居温朝謂邵曰唇齒之喻豈唯虞虢温與野王卽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爲避朝士之期耳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縣必駭是搖動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竊爲郡內憂之邵不從邊山民果亂內徙或爲寇鈔朗位至兖州刺史

婁圭字子伯少與太祖有舊會天下義兵起子伯亦合衆與劉表相依後歸太祖遂爲所待軍國大計嘗與焉劉表亡太祖向荆州表子琮降以節迎太祖諸

將皆疑詐太祖以間子伯子伯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太祖曰大善遂進兵位大將

劉曄字子揚淮南城惠

古德字

人太祖徵曄及蔣濟胡

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嘗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懈而曄獨卧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

悅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為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猥坐說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為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曄至一夜數十至位至太中大夫

蔣濟楚國平阿人仕郡計吏州別駕使於譙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強不從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荆

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今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

楊阜天水人涼州刺史韋康辟爲別駕叅軍事馬超之戰敗渭南也走保諸戎太祖追至安定而蘇伯反河間將引軍東遷阜時奉使言於太祖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軍還不嚴爲之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太祖善之而軍還倉卒爲備不周超率諸戎渠帥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

應之

桓階字伯緒長涉臨湘人也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後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劉表舉州以應紹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袁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羨曰然則何如而可階曰曹公雖弱仗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有罪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爲之內應不亦可乎羨曰可乃舉長涉及

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悅會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階遂自匿久之太祖定荊州聞其爲張羨謀也異之辟爲丞相掾主簿

徐宣爲丞相東曹掾出爲魏郡太守太祖終於雒陽群臣入殿中發哀或言可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而沮宿衛者心文帝聞曰所謂社稷臣也

鄧艾爲汝南太守吳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言於司馬景王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

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而敗况恪才非四賢而不知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

陳騫尚書令矯之次子也明帝時劉曄以先進見幸因譖矯專權矯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矯矯又問二子騫曰陛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既

入盡日帝曰劉曄構君朕有以述君朕心故已了以金玉餅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爲小惠君已知朕心顧君妻子未知故也騫後仕晉爲大司馬

張緝字敬仲嘗對司馬大將軍料諸葛恪雖得勝於邊上見誅不久大將軍問其故緝云威震其主功蓋其國欲不死可得乎及恪從合肥還吳果殺之大將軍聞恪死謂衆人曰諸葛恪多輩耳近張敬仲懸論恪謂必見殺今果然如此敬仲之習爲勝恪也位光祿大夫

蜀諸葛亮瑯琊人從父玄與劉表有舊玄往依之表

長子琦亦浮器亮表受後妻言愛少子琮而長子琦不自寧嘗與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表將江夏太守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亮後位丞相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卽聲名不足慕企而善者少矣今

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晉鄧騫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爲鄉里所重嘗推誠行已能以正直全於多難之時刺史譙王承命爲王簿使說其卓卓留爲參軍欲與同行以母老辭卓而反承爲魏乂所敗以虞悝兄弟爲承黨乂盡誅之而求騫甚悉鄉人皆爲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是以求賢之時豈以行人爲罪乃往詣乂乂喜曰君所謂古之解揚也以爲別駕

范汪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難王師敗績汪乃遁逃

西歸庾亮溫嶠屯兵潯陽時行李斷絕莫知峻之虛實或恐賊強未敢輕進及汪至嶠等訪之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憂宜時進討嶠深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府禮命交至始解褐參護軍軍事

陳元達字長宏爲前趙劉元海黃門侍郎初元海之爲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答及元海僭號人謂元達曰姓劉君相屈君蔑而不顧命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言邪彼人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矣然往日所以不往者以期運未

至不能無事喧喧彼亦自知有以亮吾矣卿但識之
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及暮元海果徵元達爲
黃門郎人曰君殆聖乎

古成詵南安人爲後秦姚萇尚書郗初關西雄傑以
苻氏旣終萇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萇旣
與苻登相持積年數爲登所敗遠近咸懷去就之計
左僕射尹緯與姚晃謂詵曰苻登窮寇歷年未滅姦
雄鷓峙所在糾扇夷夏皆貳將若之何詵曰主上權
略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懷樂推豈慮大業不
成氏賊不滅乎緯曰登寇未滅姦雄所在扇合吾等

寧無懼乎詵曰三秦天府之國王上十分已有其八
今所在可慮者苻登楊定雷惡地耳自餘瑣瑣焉足
論哉然惡地地狹衆寡不足爲憂苻登藉烏合犬羊
偷存假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驅
除然後尅定大業昔漢魏之興也皆十有餘年乃能
一同於海內五六年間未爲久也主上神略內明英
武外發可謂無敵於天下耳取登有餘力屢布德行
仁招賢納士厲兵秣馬以候天機如其鴻業不成者
詵請腰斬以謝明公緯言之於萇萇大悅賜詵爵關
內侯

宋范泰字伯倫荊州刺史王恠泰外弟也請為天門太守恠嘗有意立功謂泰曰今城池既立軍甲亦克

將欲掃除中原以伸宿昔之志伯通意銳

伯通南蠻

也當令擁戈前驅以君持重欲相委留事何如泰曰

百年連冠前賢挫屈者多矣功名雖貴鄙生所不敢

謀

柳世隆為護軍將軍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世隆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張邵字茂宗王謐為揚州召邵為主簿時劉毅為亞

損愛才好士當世莫不輻湊獨邵不往或問之邵曰

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聞以白武帝益親

之

蔡興宗除南郡太守兼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

興宗外甥袁顗為雍州刺史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

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為八

州事顗在襄沔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

朝廷有事可共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

同年而語乎今不去虎口而守此危逼求復豈得哉

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王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

丹房元覽 智識 卷之七
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
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
時京城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
存

南齊劉善明從弟僧副爲宋安城王撫軍參軍蒼梧
肆暴太祖憂恐嘗令僧副微行伺察聲論使僧副密
告善明及東海太守垣崇祖曰人多見勸北固廣陵
恐一旦動足非爲嘗筭今秋風行起卿若能與垣東
海微共動虜則我諸計可立明善曰宋氏將亡愚智
所辨胡虜若動反爲公患公神武世出唯當靜以待

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獗遣
部曲健兒數十人隨僧副還詣領軍府太祖納之蒼
梧廢徵善明爲冠軍將軍

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建武初爲廣陵太守代還嘗謂
人生事湏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
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業
梁徐勉爲中書令雖居顯位不營產業家無蓄積俸
祿分贍親族之窮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
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子孫才也則自
致輜駟如其不才終爲他有

陳何之元初仕梁爲信義令宗人敬容者勢位隆重
頗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楚人
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
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

後魏高允領著作郎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
使并州受布千疋事尋發黑子請計於允曰主上問
我首與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答詔宜實又自告忠
誠罪必無慮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等咸言首實罪
不可測宜諱之黑子以鑒等爲親已而反怒允曰如
君言誘我死何其不直遂與允絕黑子以不實對竟
爲太武所疎終獲戮死

崔光爲黃門與馮聿俱直聿廢后同產兄也光謂之
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云我家何負四海乃
呪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時聿父勳爲太保
兄誕司徒太子太傅修侍中尚書聿黃門廢后在位
禮愛未弛是後歲餘修以罪去勳誕喪亡后廢聿退
時人以爲盛極必衰也

北齊王暉字叔朗孝昭初封恒山公暉以選爲友孝
昭卽位後爲太子太傅帝欲以爲侍中苦辭不受或
勸暉勿自踈暉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克屈少

時鮮不敗績且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思私何繇
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熟官但思之爛
熟耳

邢劭字子才有書甚多而不甚讎較嘗笑曰何愚之
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復較此且課書思之
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
多不聰明思課書何繇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
不勞讀書子才位至特進

後周薛澄初仕後魏普泰中爲伏波將軍及齊神武
起兵澄乃東遊陳梁間謂族人孝通曰高歡陞兵凌

上喪亂方始關中形勢之地必有霸王居之乃與孝
通俱遊長安侯莫陳悅聞之召爲行臺郎中徐鎮遠
將軍步兵較尉及悅害賀拔岳軍人咸相慶慰澄獨
謂所親曰悅才略本寡輒害良將敗亡之事其則不
遠吾屬今卽爲人所虜何慶慰之有乎聞者以澄言
爲然乃有憂色尋而太祖平悅引澄爲記室參軍
馮景字長明在魏時梁人寇抄徐揚景謂蕭寶寅曰
今梁寇憑凌朝廷思靖邊之將王若能先驅效命非
唯雪家國之耻亦是保身之長策也寶寅泐然之及
寶寅爲大都督以景爲功曹參軍

賀若敦東魏潁州長史統之子初統謀執刺史田迅歸順慮事不果又以累弱旣多難以自援沉吟者久之敦時年七十乃進策曰大人往事葛榮已爲將帥後入爾朱禮遇尤重韓陵之後屈節高歡旣非故人又無功効今日委任無異於前者正以天下未定方藉英雄之力一旦清平豈有相容之理以敦愚計恐將來有危亡之憂願思全身遠害不得有所顧念也統流涕從之遂定謀歸太祖位中州刺史楊略乾運之兄子也初乾運爲梁武陵王蕭紀所署梁州刺史鎮潼州封萬春縣公邑四千戶時紀與其

兄湘東王繹爭帝遂連兵不息略謂乾遇曰自侯景逆亂江左沸騰今大賊新平生民離亂理宜同心戮力保國寧民今乃兄弟尋戈取敗之道也可謂朽木不可雕世衰難以佐古人有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又云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今者適彼樂土送歎關中必當功名兩立臨慶於後乾運潁然之後至京師太祖喜其忠款禮遇隆渥王羆爲右將軍除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之曰西河大邦俸祿重厚何爲致辭羆曰京雜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卽力所不堪

若科發民間又違法憲以此辭耳

隋劉炫字光伯少以聰敏見稱開皇中典較書史吏部尚書王弘嘗從容問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較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嘗慮覆治鍛練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弊職此之繇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捨其事何繇炫對曰齊氏亡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

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置令而已其所具察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繇吏部纖芥之跡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

唐房玄齡在隋時嘗隨父彥謙至京師時天下寧晏論者咸以爲國祚方永玄齡乃避左右而告父曰隋帝本無功德但誑惑黔黎不爲後嗣長計混淆嫡庶使相傾奪儲后藩枝競崇淫侈終當內相誅夷不足

保全宗國今雖清平不可驕足而待彥謙驚而異之
彥謙有才識開皇中見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
云將致太平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
忌尅不受諫諍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唯行苛酷
之政未弘遠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切謂
不然及仁壽大業位至司空

張嘉貞雖父歷清要然不立田園及在定州所親有
勸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
豈憂饑累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亦無用也比見朝士
廣占良田身沒之後皆爲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
無謂也聞者皆歎伏位至中書令

薛克構爲戶部郎中族子紹陽城公主子也尚太平
公主紹之將婚也兄顓以公主寵盛深憂之以問克
構克構曰帝甥尚主繇來故事若以恭慎行之亦何
懼也然室有傲婦善士所惡故鄙諺曰娶婦得公主
平地買官府遠則平陽蓋主妖孽致敗近則新城晉
安爲時所誡吾聞新城以病而卒夫子受其戮辱晉
安之醜迹上聞有勅推案其事汴州司法李思積有
司禦獨孤元康等以穢污之狀同時配流決杖者十
有一人惟簿彰露有如此者非夫天資淑德以配君
子欲求無患者難矣哉顓雖大懼而竟不敢言
王昱上官昭容姨弟也神龍中引爲左拾遺昭容附

韋氏通武三思將不利於國豈謂上官母鄭氏曰主
 上往在房州則武氏得志矣今有天命所以能興天
 之所興不可二也武三思有異志天下知之必不能
 成昭容為上所信而附會三思誠破家之徵願媿思
 之鄭以為然言於上官上官怒曰是之謬言不復信
 矣及三思被誅李多祚於玄武樓下索韋氏及上官
 等首及兵釋上官氏驚懼以昱言而有徵遂廼心王
 室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尚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知幾

易稱知幾其神又曰幾者事之微也微而可見不亦
 神乎是故君子處出語默消長盈虛唯道是從不失
 其正應其速則豈俟乎終日順其義則姑務於隨時
 不見是圖唯變所適若夫叔世蹇剝禍機紛擾大道

斯隱小人乘噐或察言而觀色或入國而審政其或
 恣苛暴以隳絕人紀樹凶狡以專侮政柄夸辨橫起
 天理棄滅將欲攘美於賢俊盜名於仁義萌朕已見
 情偽斯得繇是遜辭以防患矯迹以自晦保全始終
 之分不處嫌疑之地進或屑就退必高翔雖干戈相
 尋亦能方圖自任矣

周武王封太公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
 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始非就就者也
 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而萊侯來伐與之爭

營丘

孔子繇大司寇攝行相事與聞國政齊人聞而懼曰
 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蓋致
 地焉犁鋤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
 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
 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馬於魯城南高門
 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
 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
 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膳祭則吾猶可以止桓子
 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
 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

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

言婦人之請謁足以憂使人死敗故可以出走也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

言仕不過也故且優游以終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

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子遂

適衛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餘假

一出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月餘復反靈

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

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

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

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

為弗見見之禮答馬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

者天厭之天厭之見南子者猶文王之於姜里也

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

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疾時薄於德厚於色故此言也李充曰使好德如好

色則棄邪而反正矣於是醜之去過曹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

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或作鳴犢

竇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昔

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

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剝胎殺夭

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

郊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

不義也尚知避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

陬操以哀之陬操琴瑟名也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

靈公問兵陳軍陳行列之法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

旅之事未之學也萬二千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軍旅未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未也明

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

初衛太叔疾娶於宋子朝疾即齊也子朝宋人仕衛為大夫其娣嬖

娣所娶子朝出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

女之娣

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犁衛邑而為之一宮如二

妻文子怒欲攻之訪於仲尼仲尼曰瑚簋之事則嘗

學之矣瑚簋禮器名夏日朝周曰簋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

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鳥自喻文子遽止之曰

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圍文子名將止仲尼度謀也

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及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初陽貨欲見

孔子孔子不見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歸孔子

欲使往謝故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

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

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

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范蠡爲越相與越王勾踐苦身戮力二十餘年竟滅吳夫差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樂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旣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于越

魏公子無忌爲魏將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人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

范雎魏人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王稽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比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

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
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雎後代穰侯為丞相
王翦為秦將將兵六十萬人代荆始皇自送至灞上
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
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
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
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萬善一作萬或曰將軍
之乞貨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音怙音而不信
人一作怙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
為子孫業以自堅願令秦王坐而疑我矣

漢叔通薛人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於博

待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

斬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

將將則反罪死無赦將有願陛下其意悉發兵擊之二世

怒作色不許其言陳勝為反通前曰諸生言非夫天

下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弗復用也鑠銷且

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輳聚也言

如車輻之聚於轂也字安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

盜如鼠之竊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今捕誅何足

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

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並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匹衣一襲一襲上下皆具也今人呼為一副也

拜為博士通已出反舍還其所居也諸生日生何言之諛

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幾音鉅依切迺亡去之薛

蕭何秦末為沛主吏掾秦御史監郡者欲從事辨之

何與其事備辨明何素有方略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何乃給泗水卒史泗水

郡沛所屬也何為郡卒史秦御史欲入言徵何可固請得無行御史

以何明辨欲因入奏事之次言於朝廷徵何用之何心不願以情固請而御史故止得不行也何位

至相國

陳平封戶牖侯高帝末燕王盧綰反樊噲以相國將

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用平計詔平乘

馳傳載周勃代噲將至軍中即斬噲二人馳傳未至

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須夫有

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

令上自誅之未至軍而壇以節召噲噲受詔即反接

反縛兩手也載諸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平行聞惠帝立平

恐呂后及呂須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

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夜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

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就成也言畏讒毒已者得成其

計因固請之得宿衛口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傳

教帝

傳相也

是後呂須說乃不得行

穆生與白生申公為楚元王中大夫元王敬禮申公

等穆生不耆酒

耆讀元

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

醴

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熟不齊之

及王戎即位嘗設後忘設穆生退

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

於市

鉗以鐵束頸也音其炎切

稱莊卧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

念先王之法與

與讀今

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

生日易稱知幾其神也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

也

見音胡雷切

君子見幾則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

吾三人者為道之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

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

白生獨留王戎稱潘暴二人諫不聽胥靡之

王仲本瑯琊不其人好明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

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

兵師仲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焉

董仲舒為膠西相膠西王聞仲舒

素聞其賢也

大善待之

仲舒恐其久獲罪病免

金賞為太僕其妻霍光女也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

妻

萌牙者言始有端緒若草之始生

宣帝亦自哀之獨得不坐

陳咸為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

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已者何武鮑宣等咸乃嘆曰
 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
 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
 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
 里閉門不出

後漢崔篆駟之祖父也王莽時太保甄豐舉為步兵
 校尉不就後王莽以篆為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歎
 曰吾生無妄之世值遊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
 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
 事三年不行縣

樊宏當更始之立欲以宏為將宏叩頭辭曰書生不
 習兵事竟得免歸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

卓茂為更始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
 老乞骸骨歸建武中位至太傅

竇融字周公更始大司馬趙萌薦融為鉅鹿太守融
 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為張
 掖太守從祖父為護羌校尉從弟亦為武威太守累
 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
 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漢邊郡一
 且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兄弟皆然

之融於是日往守萌守猶求也辭讓鉅鹿圖出河西萌為言更始乃得為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即將家屬而西

賈復為左將軍封膠東侯知光武欲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剽剽也謂剽除甲兵

鄭敬為汝南太守歐陽歛門下祿歲十月享會歛出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忠貞公方今與諸儒共顯之於朝功曹鄧曄然曰司正舉毓延恣性貪邪明府以

惡為善股肱以直從曲敬曰君明臣直明府德也歛曰敬奉毓曄歸府稱病延亦自退敬素與曄厚見其言忤曄乃相招去曰子廷爭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勢必還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然道不同者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曄曰孟軻以強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曄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而曄又去不可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居數月曄果復召延曄於是乃去從敬上魚釣自娛馬巖為陳留太守將之官言於章帝竇固竇勳家不

宜親近京師時勲女為皇后有側聽嚴言者以告竇
憲兄弟繇是失權貴心後遷將作大匠坐事免既為
竇氏所忌遂不復在位及竇太后臨朝乃退居自守
訓教子孫卒於家

崔寔召拜尚書寔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
歸

楊秉為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
年冀誅後乃拜太僕

許劭汝南平輿人初為郡功曹後司空楊彪辟舉方
正敦樸徵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

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
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
慕穀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勢必薄不如去之遂
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河曲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
也

陳紀為平原相往謁董卓時議欲以為司徒紀見禍
亂方作不復辨嚴即時之郡
魏桓字仲英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
干祿求進所以行志也今後官千數其可損乎廐馬
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

知幾
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
身不出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游於雒陽名震京師司徒
黃瓊辟太嘗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
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

林宗雖善人倫

臣欽若等曰范曄着後漢書諱其父名故稱字也

而不為危

言激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
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閔得免焉

袁閔從父逢隗並貴盛閔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
嘗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

競為矯奢與亂世爭權此卽晉之三郤矣延熹末黨
事將作閔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潯林以老母不宜遠
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且
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
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莫不為制服設位時莫
能名或以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
姓驚散閔通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間鄉人就閔
避難皆得全免卒於土室
蒯越為大將軍何進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宦進猶
豫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為汝陽令

申屠璠陳留外黃人也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璠確然免其疑論其後董卓廢弘農王立獻帝璠及荀爽韓融陳紀等復俱公車徵唯璠不到衆人咸勸之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為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璠獨處亂末終全高志

賈彪少遊京師志節慷慨先是岑暄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臣欽若等曰公孝暄字也以要君致募自遺其咎吾以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位至新息長

袁術為虎賁中郎將時董卓將欲廢立以術為後將軍術畏卓之禍出奔南陽韓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後為劉表從事中郎荆州平就拜次鴻

臚

九石元書 知幾 卷之七下 二十九
士孫瑞爲尚書僕射與司徒王允同誅董卓瑞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侯所以獲免於難

楊彪爲太尉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攣不復行

魏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土平民強英傑所利四戰之地本初乘資雖能強大然雄豪方起全未可必也荊州劉表無他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表表以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避爭地也昏世

之主不可驢近久而陷危必有讒慝間其中者遂南渡武陵後位至太嘗

田疇右北平人漢末率宗族入徐無山中袁紹數遣使招命又卽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當紹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後拜爲議郎
韓暨漢末避袁術命召徙居山都之山荊州牧劉表禮辟遂遁逃南居孱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之暨懼應命除宣城長
張承字公先漢末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欲合徒衆與天下共誅卓承弟昭時爲議

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曰今欲誅卓衆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待時而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間行歸家與兄避地揚州

管寧北海朱虛人也與邴原值亂往遼東依公孫度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寧後徵拜大中大夫不受

劉曄淮南人漢光武子阜陵王延之後揚士多輕俠

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江來以曄高族名人欲強曄使唱導此謀曄內憂之而未有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按問曄往見爲論事勢寶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曄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違令者與同罪郎乘寶馬詣寶營門諭以禍福慰撫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爲主曄觀漢室漸微已爲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勲勲恠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略爲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位至

大中大夫

毛玠避亂荊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兗州辟爲治中從事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父靖漢末爲蜀郡都尉柔留鄉里謂邑中曰今者英雄並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萬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君先得志於陳留吾恐變乘間作也欲與諸君避之衆人皆以張邈與曹公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後邈畏太祖終爲袁紹擊已也心不自安叛太祖柔位至大尉

賈詡爲宣義將軍李傕郭汜鬪長安中是時將軍段煨屯華陰與詡同郡遂去傕託煨詡素知名爲煨軍所望煨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陰結繡繡遣人迎詡將行或謂詡曰煨待君厚矣君安去之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爲所圖我去必喜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後爲魏大中大夫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畏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

計者歸之

袁徽陳郡扶樂人也以儒素稱遭天下將亂避難交州司徒辟不至初徽從兄渙慨然嘆曰漢室凌遲亂無日矣苟天下擾攘逃將安之若天未喪道民以義存唯彊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徽曰古人有言知幾其神乎見幾而作君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漢其亡矣夫有功必有大事此又君子之所以深識退藏於密者也且兵革既興外患必衆徽遠迹山海以求免身及亂作各行其志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避世亂荊州劉表待以賓

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亂無日矣遂南適長沙後位至光祿大夫

冊府元龜

總錄部

知幾

卷之八



